



烟花令，千字锁，一场暧昧的沉沦，如果时光倒流，
我后退的最后一步是否刚好在你的怀里？

烟
YAN
花
HUA
烫
TANG

十八子墨◎著

烟花烫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花烫 / 十八子墨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3

ISBN 978-7-80173-980-3

I. 烟… II. 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3279号

烟花烫

作 者 十八子墨
责任编辑 李 璞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 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6开
21.5印张 41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980-3
定 价 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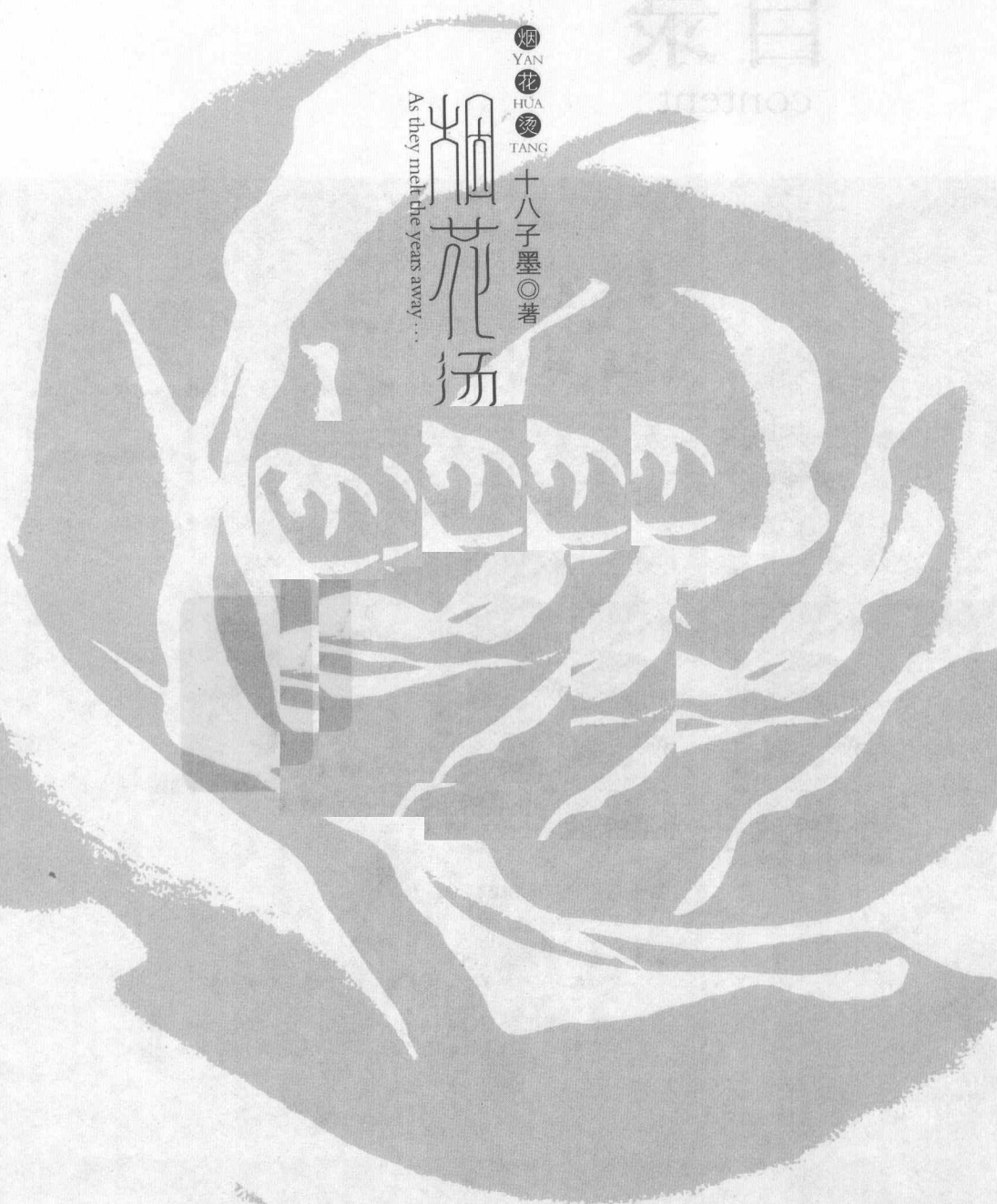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CONTENTS

烟
YAN
花
HUA
缘
TANG

十八子墨◎著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
烟花缘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录

content



楔子\5

第一章 殇\7

戴着橡皮手套去触摸自己最爱的那个人的脸，你会不会有感觉？

第二章 烟花令\9

爱情是盛年时光的荷尔蒙过剩分泌，像鳄鱼天生会流眼泪一样简单和本能。

第三章 烟花令\20

阿瑟像一只被烧了尾巴的猫，从床上腾地站到地上，非常受伤地嚎叫着。

第四章 烟花令\31

我刚遇到你的时候，也一样的简单好不好？是谁让我变成今天的样子？

第五章 烟花令\43

他很想慢慢地靠近她，他要的，是完全没有伪装过的情感。

第六章 烟花令\57

说不定很多年后你会幡然醒悟，原来很多年前，你是多么的爱我？

第七章 烟花令\65

她弯腰时，衬衫领口倾斜着，就能从衬衫的领口隐隐约约看见里面。

第八章 烟花令\78

他不能生气，不然他所有的感觉都会被她粗暴的脾气糟蹋得干干净净。

第九章 烟花令\92

我要是出轨了，你得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对我太冷淡。

第十章 烟花令\105

你穿不穿衣服，我都知道你什么样子。

第十一章 烟花令\119

我好久没有做坏事了。就是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做的事。

第十二章 烟花令\134

一夜情也行，夜夜情也行，你要是能不把我当回事，你就没障碍了。

第十三章 烟花令\152

要真在乎我呢，就说句实话，讨男人欢心也没什么不对。

第十四章 千字锁\166

如果勾引对你管用的话，我不介意天天都用这招。

第十五章 千字锁\185

一次酒后乱性跟十次酒后乱性没区别，我要是你，就一定要把对方享受够为止。

第十六章 千字锁\198

我想女人了，我想要女人了！

第十七章 千字锁\215

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我能让那家伙滚蛋，我真的有种占有你的感觉了。

第十八章 千字锁\232

怎么不说话？是不是现在也学会享受我了？

第十九章 千字锁\250

当然要喊出声，不然只能说明我的技巧太差。

第二十章 千字锁\270

果真是因为怜悯和同情才喜欢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你。

第二十一章 千字锁\284

这颗扣子最靠近你的心脏，我想把它带在身边。

第二十二章 千字锁\297

从这一刻起，我放弃你了！如你所愿。

第二十三章 千字锁\313

因为我很珍惜你，像我这样的男人，如果想勾引你上床不是多困难的事情。

第二十四章 千字锁\329

我说，今晚我要做一回男人，做一回你的男人！

结局\338

●
YAN
●
HUA
●
TANG

临窗晓寒尘沙暮，凉月孤影，梦里花笑千百树。

纤指粘弦人如故，夜再箫声共谁诉？

——十八子墨

烟花令，千字锁，一场暧昧的沉沦，如果时光倒流，

我后退的最后一步是否刚好在你的怀里？

爱情是什么？

爱情，其实就是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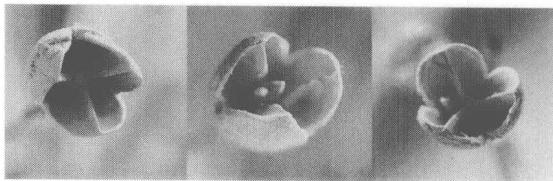
是一种假设意义上的实现。

楔子



第一章 殇

戴着橡皮手套去触摸自己最爱的那个人的脸，你会不会有感觉？



米乐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十八已经坐在阳台上发了半天呆。

米乐的声音小得像是做贼，米乐说：“十八，老女人的更年期又提前了，刚在公司会上还要炒你鱿鱼呢，你是她助理，你都几天没上班了？你小心她真的炒焦了你，我前台的桌子都要被她掀了呢……”

“我已经焦了。”十八失魂落魄地挂了电话，转脸看阳台下面郁郁葱葱的花坛，被风吹过的夏天，透着莫名的忧伤。

明明夏天是距离秋天最近的季节，为什么好多东西都等不到？那么近那么近的触摸感觉，一瞬间都消失了。就像是戴着橡皮手套去触摸自己最爱的那个人的脸，你会不会有感觉？

手机短信的提示音枯燥得像窗外的知了，没命地叫着，知了知了，其实它什么都不知道。短信打开，是木羽，他说：“至少得让我知道，你还活着！”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像电影中的镜头一样，被触动了心灵最深处的那份最不想人知道的脆弱，配合着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落着？

她把头靠在阳台的墙壁上，终于有亮晶晶的东西从眼睛里滑落下来，热热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他，突然就消失了，消失得，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都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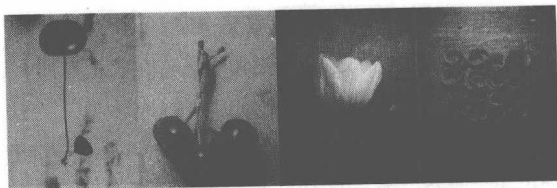
更声簌寒

流云倚旒，



第三章 烟花令

爱情是盛年时光的荷尔蒙过剩分泌，像鳄鱼天生会流眼泪一样简单和本能。



“这两条烟和一千块钱，你寄给我师傅。”舒雅懒散地靠在老板椅上吸着烟，“记着，是法门寺，不是法华寺。”

舒雅抽烟的样子真的不怎么样，人家说三十岁的女人抽烟能透着颓废的美丽，而四十几岁的女人抽烟，多半是荒废。中南海是男人烟，粗糙痞性，就像舒雅的手指头，怎么修饰，最美丽的地方都仅仅是指甲部分的光滑。

舒雅皱皱眉头，她自己都不满意自己的手指头，最满意的一次应该是把这双跟美丽没有关系的手狠狠甩在舒非脸上，尽管那个人是她妹妹。舒雅看着十八机械地拿过桌子上的两条大中华，还有崭新的一千块钱。

“这一千块钱是我让出纳在银行能找到的最干净的钱，佛门弟子，钱脏了，他们看着难过，你汇的时候，记得用干净的纸包上。”舒雅转着老板椅，眼神看向十八：“你男朋友出车祸的事儿，米乐都跟我说了，人都走了，你还不得照样活着？还得给我当助理，少上一天班，我照样扣你的工资，还有啊……”

“点3的中南海根本不叫烟，点8刚凑合，别买点0的，我还不想老那么快，你让米乐下次买的时候看清楚。”舒雅很不女人地转着椅子，有些自言自语：“记得给木记者回个电话吧，你男朋友出事后，人家没少往公司打电话找你，礼尚往来这个理儿你不会不懂吧。”

十八沉默地走出舒雅的办公室，看向大厦茶色玻璃外面的天空，生命中那个温婉如玉的男子，最终还是消失了，像大厦茶色窗玻璃后的太阳，都模糊了。

有人说，爱情不过是盛年时光中荷尔蒙的过剩分泌，就像鳄鱼天生会流眼泪一样简单和

本能。左手打来电话的时候，十八就仰躺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逐字逐句地想着这句话，叫爱情消失了，剩下的全都是本能。

“十八，我，你……”左手说不下去了，他的声音就淹没在粗重的呼吸里，“我也是才知道他出事儿了。”

然后，十八就对着电话扑簌扑簌地掉着眼泪，把呼吸屏住，这也算是本能吗？然后，电话里只有彼此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呼吸声音。

从大学毕业，左手带着小诺和天天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到现在，左手离开得太久了。朋友散了，就没有了；兄弟散了，只会更加思念。那些年少轻狂的青春岁月里，那么多那么多熟悉的人，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兄弟了。

左手在电话里叹息：“我和小诺正在收拾东西，近期就回北京，等我们回去。”

“嗯。”十八机械地答应着。

失去就像无边无际的黑暗，让你不停地往下沉着，沉到你什么都看不见了，只会本能地伸出手去抓你能抓到的任何东西。

广州，繁华喧嚣的酒吧，霓虹中闪着迷离的色彩，左手靠着吧台，烦躁地抽着烟。

“你有病啊你？”索多多瞪着左手，“你不用非得回北京吧，抽几天时间回去看看她不就行了？这儿多好啊，有钱赚，有姐儿泡，还有……”

小诺拎着托盘急急地从人群中走出，瞪着左手：“是兄弟的话，马上回北京！”

索多多邪邪地笑着拍了小诺的腰一下。

“你干嘛摸我屁股？”小诺狠狠地踩了索多多一脚。

索多多皱眉，差点儿喊出声：“谁摸你了，不就是拍了你一下吗？我是流氓吗？”

左手看着手里慢慢燃尽的烟，没有说话。电话里，十八还是没能掩盖住所有的情绪。从未想过的故事结局，意外得就像电吉他永远不可能崩断的钢丝弦儿，可是竟然真的就那么突然地崩断了。这一刻，他说不好自己的心情到底是怎样，当这样想的时候，左手感觉到自己拿着烟手都有些发抖，或许他想做的，并不仅仅是回北京安慰她。

小诺提高了声音：“你说话啊？”

“帮我买回北京的票，越快越好。”左手把燃着的香烟丢到啤酒杯中，拽着索多多在酒吧里大声喊着。

“你真走啊？”索多多也大声喊着，“十八在那边不是还有阿瑟罩着吗？阿瑟跟十八多少年的兄弟了，有他在，没事儿……”

“说正经的！”小诺端着托盘转身刚要说话，恼火地推索多多，“你怎么又摸我屁股？”

索多多睁大眼睛，也火了：“你有病啊，我手有那么长吗？拐着弯儿去摸你的屁股？”

小诺回头，看到身后一张表情猥琐的脸，带着典型的醉意，左手铁青着脸大踏步走过去，



索多多慌忙拽左手，压低声音劝：“算了算了，不就摸了一下屁股吗？又没怎么着……”

左手一拳就打在小诺身后那张表情猥琐的脸上，周围一片混乱。

有人叫嚣着冲向左手：“你找死啊？你还想不想活了？”

“至少你得让我知道，你还活着！”木羽背靠着车子，仰头看向还在亮灯的阳台。

初夏的夜晚，弥散着浮躁和喧闹，还有衬衫里面的热度。木羽点了支烟，吸一口，丢在地上碾灭，再点，再碾灭，然后，他就看着一地横七竖八被碾灭的香烟，嗤笑。最后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子，却再次转脸看向阳台泛黄的灯火，那个叫十八的女子应该就在那片泛黄的灯火里，是在悲伤吗？不知道为什么，认识那么久，印象中还是喜欢称呼她是女子，不是女人，也不是女孩儿。

木羽又给自己点了支烟，仰靠着车座，看后视镜中的自己，模糊在袅袅的烟雾里，车子发动起来的声音听着让人躁动，像那些最初的记忆，他和她的。从他和她最初的相识，他没想把她怎样，最初只是闲得无聊，找乐子调戏一个无害的女人一直都是男人的嗜好，尤其是那些潜意识里有着狡黠掌控欲的男人，比如他。

木羽朝车子外面弹落烟灰，眼神再次停在泛着黄色灯光的阳台，她在做什么呢？这个笨笨的家伙，运气怎么那么糟糕？他有些疲倦地闭上眼睛，黑白色的回忆就像烟花一样在他的脑子里闪过。

半年前偶然的新闻发布会，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她穿男式衬衫黑色牛仔裤在会场忙碌，不漂亮也不性感，但刚好衬托了他相机里多余的两张底版，生硬得让他兴奋。很多人把她当男人，但他知道她是女人，男人对女人的直觉。他把她堵在休息室调情，他给她酒店开房的门卡，他对女人向来都直接。

半年时间本是他对女人的极限，可惜她并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得手，反而是她用红酒和咖啡泼了他好几件衬衫。然后他的所有斗志和兴趣都被挑逗起来了，然后他就游移在她的生活边缘，享受着暧昧的乐趣，远比身体带来的感觉更舒畅，直到她大学时代的男友从深圳回来。

后来，他尝试着把她当朋友，那些宿醉的抑或异常清醒的日子，可以对着她喝酒对着她放肆，找找变相的宣泄和倾诉。可以毫无防备地卸下伪装，就像他对着别的女人，轻松脱下衣服一样简单。

再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这些想法变得异常狭隘，他不想其他任何男人也有他这样的想法，比如她相濡以沫的男朋友，比如听到他们不久后的婚期。

再再后来，他有些分不清自己的想法了，他只是不停地提醒自己，反正不是爱情。想让他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人相信爱情，就像你想让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不要相信爱情一样难以办到。

木羽对着后视镜慢慢吐了一口烟，安静的车子里响着手机拨号的声音。然后，电话通了，带着嘶哑和微弱的一声“喂”。

“是我，你……”木羽慢慢放下手机，她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挂断了。

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方向盘，猛地推开车门，看着亮灯的阳台，转身走进楼道。

广州夜，城市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下，像性感的女人，流淌着说不清的味道，妖娆。

“买到票我们就走。”左手在房间里翻东西，看也不看地往皮箱里塞着。

“我太对不起你了，左手。”小诺战战兢兢地往左手手臂贴着创可贴，“就因为人家摸了一下我的屁股，你们就打成那样……”

索多多气喘吁吁地跑进房间：“经理说押金不给退，你说你冲动什么呀你，你倒是打痛快了，小诺和天天的押金人家不给退了，两人加一起一万多块呢。”

“那怎么办啊？”小诺傻眼了。

左手重重的一拳砸在桌子上，小诺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索多多一把拽着左手，脸都绿了：“大哥，我求你了，你当你是踢馆的？在人家一亩三分地上，我拜托你冷静点儿好不好？酒吧还怕有人打架吗？你打得过一个，打得过十个吗？我已经托人了，我叔的哥们儿跟酒吧的一个经理熟点儿……”

“票呢？”左手冷着脸。

索多多一刻不放松地拽着左手的手臂：“已经找人买了，就这两天了。”

索多多没好气地瞪着小诺：“你也是，干嘛穿那么露？”

“你废话！”小诺也来气了，“你家酒吧的工作服是羽绒服吗？我倒想穿来着。”

阿瑟给十八打电话，她正在把巧克力垒起来，一块一块地数着，客厅的地上，一堆的巧克力包装纸。

电话里，阿瑟吊儿郎当地笑：“明天周末，你过来小米公寓吧，小麦想你想得都感冒了，一个鼻孔透气，一个鼻孔不透气，小麦说，不透气的鼻孔就是想你想的，多不容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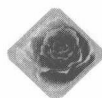
“我犯懒，不想去。”十八把巧克力塞进嘴里，像吃药一样喝了一大口啤酒。

阿瑟接着在电话里笑：“就算不冲着我和小米，你也得冲着小麦，人家想你想得都感冒了，我要是你，得立马过来，把小麦抱在怀里当乖宝宝一样哄着，再喂他吃点儿感冒药什么的，这才仗义啊……”

十八对着电话嗯了一声，嚼着巧克力，想笑。巧克力混合着啤酒，融化在口腔中的感觉，会让人的胃口承受很大的忍耐力和冲击力。

在电视嘈杂的声音里，十八听到了敲门声。敲门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十八摇晃着站起来，在门口又被脚下的空啤酒瓶绊了一下，她的膝盖跪在地上，左手扑倒的地方是前一天摔碎的啤酒瓶。

敲门的声音更大了，十八看见自己的手掌中间插着一个尖尖的玻璃碴子，用右手慢慢地



把小玻璃碴子拔出来，然后有鲜血一滴一滴地从伤口处涌出来。

“谁啊……”十八恼火地拉开门，看到木羽平静的脸，“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你。”木羽站在门口，看着十八。

十八用力关门，木羽就用力推门，被撞击的防盗门在夜里发出巨大的声音，两个人僵持在门口。

“想看我笑话是不是？那你笑吧。”十八冷冷地看着木羽，他眼神中的怜悯比阴翳更能激起她的愤怒，虽然不是看笑话，却像是看受伤的动物，彰显他的好生之德吗？她一点儿都不需要。从认识这个男人的第一天起，她就从来没看明白他想要什么，他不要什么。

木羽抿了下嘴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这几天我一直都在你楼下。”

他的手顺着防盗门被推开的缝隙慢慢往下滑着，碰到十八推着防盗门的手，两只手的触感却不是温暖。十八猛地松开手，转身走向沙发，防盗门被推开，木羽在背后轻轻地关上门。

“我给你打电话，你关机；给你公司打电话，你不在；我来这儿找你，你在小米公寓；我去小米公寓找过你，才知道你又回来了。”木羽坐到十八对面，捡起地上的巧克力纸，看着。

木羽太过干净的衬衫在房间里有说不出的刺眼。十八自顾自把剥好的巧克力塞进嘴里嚼着，反反复复地嚼了好一会儿，就是没有办法咽下去，胃里的东西开始疯狂地上下翻腾着，卡住她的喉咙。十八只好用双手按住胸部，想让自己感觉舒服一点儿，沙发扶手上留下殷红的血迹。

“你的手……”巧克力包装纸从木羽手里滑落，他站了起来。

十八踉跄地冲到卫生间，对着马桶开始呕吐，粘稠深色的巧克力混合着啤酒，这两种东西发出刺鼻的味道。她紧紧地抱着马桶冰凉的沿，眼泪就滴答在马桶里面，原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还没有一个马桶实在。

“你喝太多了。”木羽俯在她身后，按下马桶上的冲水按钮，他抽出面巾纸去擦十八嘴角的巧克力颜色。

啪的一声，十八冷冷打开木羽伸过去的手：“别碰我！”

木羽看着她踉跄地走回沙发，把沙发上的巧克力抱在怀里，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着，机械得像金属仪器。

“别吃了！”木羽抓住十八往嘴里塞巧克力的手，“没有你这样吃巧克力的。”

她冷冷地甩开他：“你管得着吗？”

他被推得后退了两步，看着她艰难地咽着巧克力，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

“你别这样行不行？我知道你不好受……”木羽皱了眉头，却想不出更好的词语，“你连我的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嗯？”

她抬头，恍惚，干净的衬衫，安静的笑容，是他吗？她慢慢站起身，怀里的巧克力哗啦哗啦地掉了一地。

她不管不顾地扑过去，紧紧揪着他的衬衫，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去：“你别走，不要再回深圳了，不要等合约满……”

木羽一动不动地站着，白色衬衫上的扣子在摇晃中噼里啪啦地掉落在地上，寂寞地响着窸窸窣窣滚动的声音。他的喉结动了一下，转头看向别处，因为她看他的眼神根本就是在看另外的人。

当衬衫上最后一粒扣子被摇晃着滑落到地上，弹跳着，在水泥地面上慢慢地滚着，木羽的双手，慢慢抱住了摇晃他的十八。

“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他俯在她的耳边，小声说着，“不会再让你伤心了。”

那颗慢下来的衬衫扣子在地面上打着旋儿，在一颗巧克力旁边停了下来。

当阳光透过留有缝隙的窗帘，夏日清晨的微风就从这些缝隙中穿过来，十八睁开眼的一瞬间，先听到客厅传来隐隐约约的吵闹声，好像是阿瑟，好像还有木羽。

“阿瑟怎么来了？”十八茫然地在床上坐起，满床凌乱不堪的衣衫，身边血迹斑斑的白色衬衫，刺眼地映衬着窗帘后的阳光。

“别告诉我，你们昨天晚上……”阿瑟一只脚踩着茶几，俯身盯着沙发上懒散的木羽，阿瑟后半段没说出口的话想从木羽的表情里找到答案。

“我让你过来，就是要告诉你，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木羽弹着烟灰打断阿瑟，看着身上穿的黑色衬衫，衬衫是她的。

阿瑟顺手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缸，慢慢站起身：“你什么意思？”

“喝了酒，该发生的就都发生了，你也是男人，应该知道发生什么。”木羽盯着阿瑟手里的烟灰缸，“我让你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没想一走了之……”

房门拉开，十八衣冠不整地出现在门口，看到拿着烟灰缸杀气腾腾的阿瑟，还有穿着自己衬衫的木羽。

“你怎么来了？”十八茫然地看看阿瑟，又看看敞开衬衫的木羽，皱起眉，“你干嘛穿我衬衫？”

木羽站起身，抖抖衬衫，笑：“你忘了？我的衬衫昨晚被你压在身底下了……”

“你……”十八想起满床凌乱的衣衫。

阿瑟在手里转着玻璃烟灰缸，看向十八：“他昨晚有没有强迫你？”

“昨晚，昨晚发生什么了吗？”她的脑袋嗡地炸开了，无意识的漆黑，看看自己，又看看木羽，再回头看看房间里床上凌乱不堪的衣衫。

木羽显然对十八的反应非常不满意，皱起眉头。

“他有没有强迫你？”阿瑟手里的烟灰缸转个不停。

木羽慢条斯理地扣着衬衫扣子，眼睛看向十八：“昨天晚上我过来看你，你喝了很多酒，



后来你抱着我把我当别人了，再后来我们就……”

“你胡说！”十八恨恨地打断木羽，“根本没这样的事儿？”

木羽的表情懒洋洋的，“我把阿瑟叫来，就是想告诉他，我们发生了什么……”

“落井下石，你明知道她喝了酒！”阿瑟冲向木羽，手里的烟灰缸轮了过去。

然后是烟灰缸在水泥地上碎裂的声音，木羽捂着头的手指缝隙间，慢慢地渗出血迹，顺着手臂，流到黑色衬衫的袖口里面，然后透过衬衫袖口处，滴嗒到水泥地上，淡淡地晕开，像盛夏的花蕾。

阿瑟看看身边发呆的十八，转头看木羽冷笑：“这事儿没完。”

“我跟你想的一样，没想让这事儿完了。”木羽抹了滴答到脸颊上的血迹，神色淡然地看着十八：“等我回来。”

十八颓然坐到沙发上，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白日梦，一场没有任何感觉的白日梦。

“昨天晚上……”阿瑟点了支烟，踢开脚下的烟灰缸碎片，“你们到底有没有……”

十八头大地看着阿瑟：“我真的什么都记不住了。”

“你到底喝了多少酒？”阿瑟盯着十八。

十八摇摇头：“不知道。”

“舒雅到底是不是女人啊？”米乐把点8的中南海攒到办公桌上，对着发呆的十八，愤愤然地数落着舒雅，“点3的中南海是特供烟，有钱还买不到呢。上次不是买不到点8的才能她买的点0吗？好心没好报……”

十八烦躁地翻着桌子上的文件，努力在记忆中回想着昨天晚上的片段。先是吃了很多巧克力？又喝了很多啤酒？后来呢？后来……

前台电话响，米乐像个兔子似的冲了出去。

“十八，这几个超市促销员的夏季补贴全部取消。”舒非推开十八办公室门的第一句话刚说完，舒非身后跟着的刘阿姨带着两个促销员就不干了。

刘阿姨开始朝舒非嚷：“经理，您这是什么意思？敢情您坐在这大空调房里不冷不热的，我们在超市里腿都站细了……”

舒非看都不看刘大姐冷笑：“我没看见你腿细，光看见你腰粗了，咱家的货在超市里摆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公司花钱请你理货促销，不是让你带人去超市遛弯儿，我听人家小张说，上周六您还带着你们家旺旺去超市转圈，这狗腿都遛细了您这腿也细不了……”

刘阿姨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口气软下来：“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照顾点儿……”

“把单子做了，从这个月开始。”舒非面无表情地把促销员管理单递给十八。